

柒

精校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七

通鑑綱目定本

東漢紀

孝獻皇帝

劉備孫權
分荆州

魯肅責關
羽爭荆州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報曰。備與劉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

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位夏口。在湖廣武昌。備過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

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蜀。留關羽守江陵。今湖廣荆州。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

益州。權命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今湖廣零陵。永昌府。桂陽。今湖廣郴州。三郡。長吏羽逐

之。權遣呂蒙取三郡。備聞之。自至公安。今荆州府。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在武昌府。通城縣北。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

益陽。今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上。羽羽曰。烏林之役。謂赤壁破曹操也。烏林。左將軍。見二十二。身在行。杭

間戮力也。并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見上卷。豫州之眾。不

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於懸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揮

壞好聲。今已藉手西州。言備已。有益州。又欲剪併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

將攻漢中。今陝西。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見江夏。今湖廣。桂陽。見上。以東屬

權。南郡。即荆州。零陵。見武陵。常德府。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秋七月。魏公操

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猶言

與合肥。今江南廬州。護軍薛惲。署也。所以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惲發函。教曰。若

與合肥。今江南廬州。護軍薛惲。署也。所以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惲發函。教曰。若

李典不以私憾忘公義

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樂進等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日臨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去至逍遙津在廬州府城東北北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願以此為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無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冬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

閻圃為列侯以圃諫曹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瑗有與瑗不平者瑗之逐賜瑗死**秋**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見十一

周公以天子禮樂蓋追賜也天子在上而階其車服儀制是**六月**魏以華敬為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

不為王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不彰植能於是出丁夫人而立下氏為繼室植

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操愛之欲以為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瑗露版露版不封也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

長公羊傳隱公元年五官將不嘗為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瑗以死守之不使人問大中大大夫賈翊以自固之術

立嫡以長不以賢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丙人問謂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謂

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謂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袁紹字本初有三子譚照尚紹愛幼子尚

攻為曹操所滅劉表字景升有二子琦琮表操大笑不立為太子抱議郎辛毗顯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

愛幼子琮及辛琮嗣未幾曹操軍至琮降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

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目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

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

淵帥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

漢中

曹操進爵為王
曹操用天子車服

崔瑗露版
答曹操
賈翊思長
劉父子

辛君知我喜否
辛憲英知魏不昌
劉備進兵漢中

紀見起兵
討曹操

劉備取漢

趙雲擊取
魏兵

劉備自立
為漢中王

關羽威振
華夏
魯肅勸孫

解今陝西學
呂府成縣
操遣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見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非貴大

持書討書死之所時有金禕衣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以愧冀操者深矣綱夏四月劉備擊張郃不克綱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今陝西西安

綱已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綱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

還備遂取漢中綱操自長安出斜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軍遮要地名在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魚能為也我必有

漢川即漢中矣乃飲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在華昌府階州治北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

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

引去雲以勁弩射石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

有漢中綱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還治成都書自立何存獻帝也獻帝在難劉備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目關羽使麋芳守江陵見上傅士仁守公安上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見上卷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

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乘小船欲還仁

營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羽又遣別將圍襄陽今湖廣府刺史胡修

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綱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

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周瑜張紘魯肅卒皆書官於是蒙為大督則其卒也不

所以並彊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羽之綱目自許見二十五以南往往應關羽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

還書邀斬之以甚孫權而蒙之卒不書官綱目自許見二十五以南往往應關羽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

避其銳司馬懿將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操從之初曹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權撫輯關羽

呂蒙勸孫權取關羽

呂蒙計襲關羽

陸遜意思深長

白衣搖櫓

呂蒙軍令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

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關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

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

見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見上卷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見大軍浮

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見上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家。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

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搖。隱內察形便。然後

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逃至陸口。見上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

兵襲羽。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以助曹仁。孫權為將。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

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士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羽聞之。猶豫不能去。徐

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在湖廣漢陽府城西呂蒙至潯陽。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盡伏其精兵。滿艫中。

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於是即降。蒙入江陵。

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索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鐵

關上。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關羽走還。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

事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與致。濬伏而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懇惻。濬起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

從事樊。佃。武陵見上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

以輕之。濬曰。佃能弄唇吻。而實無才。曷足為州人設。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短觀一

節。嚴之驗也。桓譚新論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言不必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使遜屯夷陵。令荆州守峽口。至峽明月峽西陵峽三峽之口也至峽在四川。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纜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

開拓荆州遠也馬寡傳子敬晉肅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

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公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逐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劉備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子明呂蒙少時孤謂不辭劇杜易難與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等略奇

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

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路不拾遺法亦美矣綱以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荆州牧曹操表孫權

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今江西南昌府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免敬跪吾著灼爐火

上邪陳羣等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政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

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為周文王矣自此文王明使其子慕漢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

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

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通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

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選用經明

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風俗之盛當是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亦不卒重

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亦不卒重

以桓靈之昏虐保養益回過於骨肉於威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如墟蒸民塗

炭天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

於天下其當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綱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

操自兵興以來綱目所書無慮八九十事未嘗有一語與之其惡操也甚矣於是目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

而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勦勢宜賞不吝千金無功

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涕泣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靡故能艾刈羣雄幾乎海內至

是薨太子丕以王后令即王位帝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重綬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

周益易知錄 漢獻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魏立九品法

賈逵直刺史

循名可以責實

綱目不過求其實

莽武王於高陵曹操墓也未詳所在唯其疑塚在河南彰德府磁州凡七十二處二月魏以賈胡為太尉華故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魏

王不遣其弟鄢陵河南開封府鄢陵縣侯彰等皆就國鄢陵侯何漢所封也漢所封則漢還就國爾書魏王不遣其弟

不遣其弟皆就國臨菑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監國謁者希指私也友于義薄雲甚於曹玉者矣故直書曰魏王不遣其弟秦臨菑侯植醉酒悻悻劫脅使者魏王不遣其弟至敗植為安鄉魏城在直隸真定府

無極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

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魏夏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卷二十五刺吏目時天下初定刺吏多不能攝郡

遠察二十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勉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波平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

史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帝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

黃初奉漢帝為山陽故城在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遂昌尹氏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二君也自唐虞禪

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

武不失為聖人商周不失為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寡相尋考其實皆昇沉靡靡之徒而求

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偽辭哀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胡為自漢而下一何禿

舜之多邪今綱目於此直以稱帝廢帝大書於冊至於傳禪之說絕不復舉斯言一出諸史皆廢豈綱目好

為立異哉亦不過求其實而已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患於取之無名則必曲為委折以文之三家分

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命以自益莽始篡漢欲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稱之至曹丕始以傳禪為文

自後篡竊相繼皆踵而行之其原由於曹氏之作俑也綱目既破其說然後恣偽之徒始無以為欺天下

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右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紀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曹丕篡漢正位於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壽六十二歲而崩諡法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昭烈皇帝魏黃初章武元年魏黃初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其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

尊號
費詩諫

司馬氏未
知去取之
意

帝自將伐
孫權
趙雲諫伐
孫權

孫權遣陸
遜督諸軍
拒守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帝即位何王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

中王發喪制服蓋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難旅客萬

里合眾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位於武擔山名在四川成都府治北大赦改元以

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致堂胡氏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死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耶耶玉嘗顯著小吏牛氏所生司馬尚糸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熒苜或寬宥曹操至謂探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烈則不少假借於

死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綱孫權徙治武昌今湖廣荊州府公安縣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今湖廣武昌府立宗廟裕合也祭高皇帝以下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吳氏將軍懿之妹故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自初平以來諸相

已此其書伐何劉璋兄瑁之妻也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

罪吳且尊漢也今陝西西安府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

不篡位當因眾心早圖關中今陝西良策也群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群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飛英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

之飛不悛改也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

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趙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

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

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瑾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瑜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去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見五於人義無

綱益易知錄

其言足貫神明

孫權遣使

降魏

魏劉睦諫受吳降

為虎傅翼

張昭屈邢貞

徐盛涕泣橫流

趙咨對魏主

車載斗量孫登四友

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諒知卿意至報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進軍梯子歸今荆州府歸州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守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見上等還魏朝臣皆賀劉睦

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眾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見上卷劉睦諫曰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今信其為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附翼也韓詩外傳曰無為虎

而魏主不聽貞至吳權出都亭候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窮弱無方寸之月乎貞即下食車中即將徐盛憤怒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今河南開洛洛陽縣指魏吞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川成都府而令輓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主令于禁詣鄴今河南彰德府謁高陵曹操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見上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志病死冬十月孫

權遣使如魏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

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升數孫權立子登為太子目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太子少入講詩書出從

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士寅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一凡二循國。正月朔日食。二月帝進軍猗亭。今荆州府宜都縣。夏六月吳陸

遜進攻猗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帝自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建平。即巫山縣。連營至夷陵。今荆州府夷陵州。界立數

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議。且觀之。

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

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耕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既久。不得我便。兵疲

意沮。計不復生。犄雞上角。左傳：哀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言。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也。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

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夷陵州西北。陳兵自

繞。遜促兵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

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法正字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

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上破漢。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秋八

月。將軍黃權叛降魏。道絕降耳。其書叛。何責不死節也。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

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陳平韓信。對曰：臣受劉主厚遇。降吳不可。還蜀

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為鎮南將軍。綱九月。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

權。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故伐之。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二月。魏主丕自將擊之。○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綱癸卯。後主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始不踰年。春。魏師攻濡須。見上卷。別將圍江陵。今荆州府江陵縣。皆不克。引還。

綱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善

贊曰：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領徐州。不書自歸。操事歸并。操以為豫州。書認以為至。書見諸葛亮於隆中。則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活城也。書據牧益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

陸遜以火攻拔漢軍

曹丕謂昭烈不曉兵

始不踰年改元諸葛亮受遺詔輔政

諸葛亮發教摩下

與四子終始好合
楊顯諫孔
明自校簿
書

鄭芝說吳王

揭其紀元而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目諸葛亮至永安見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書崩綱目於玄德非私也惟其正而已矣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喪遷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

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者長貳官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

去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微踰草履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字徐庶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字董和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胡濟數朝有諫正雖資性鄙暗

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

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見上十六卷陳平不知錢穀見十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卷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開等以四郡益州

永昌荆越荆越叛初益州今雲南雲南府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詳臧荆歌今四

越雖舊雖四州雖行都雖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太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安食足而後用之秋八月

遣尚書鄧芝使吳帝遣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

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

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見上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

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皇后張氏飛之

女也

女也

女也

後皇帝名禪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

甲辰二年魏黃武五年夏四月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芝至吳權謂曰若

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

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魏主丕大興軍伐

吳留尚書僕射夜司馬懿鎮許昌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親御龍舟至廣陵廣陵今江蘇州府吳將軍徐盛列舟艦咸上聲於江而植木

衣衣髮髮葦葦為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

旋師

乙巳三年魏黃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亮率眾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

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

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

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適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

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權以此重之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

現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陣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

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滇池

在雲南益州見永昌今雲南永祥河見越雋現四郡皆平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

府城南益州見永昌今雲南永祥河見越雋現四郡皆平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

今江南今江南循渦渦水名自黃河東流經鳳陽府入淮十月於廣陵故城在揚州府臨江觀兵戍卒十餘萬

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植木衣葦

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七縱七禽

固天所以限南北

漢昭烈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遂歸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夏五月魏主丕卒
王書卒何尊漢也至漢
亡而後始書吳主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

獻母被誅初丕從操入鄴悅表與妻甄氏極為聘焉生子獻及即
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郭失意出怨言郭貴嬪詔殺之
故未建為嗣獻事后甚謹后亦愛丕與獻
獵見子母鹿既射石其母命獻射其子獻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

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獻即位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
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曰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傷

才具微不及耳泣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讎黨而毀譽失
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見二十五
二十七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

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救青州青州府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
寧復不至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
劉縝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
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子亮以
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代魏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開闢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
必盡丞相若石將軍子之也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馬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闕洛克復舊
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
中原其正大氣象請之漂漂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今陝西使長史張裔

異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今四川成都府疲敝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引喻淺近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禁府中將軍俱為一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者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罰賞陟以昭陛下平明無異之
理不宜偏私使內外勑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俱董允為黃門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諸葛亮出
北漢中以
圖中原
義聲充滿
天地間
出師表

秦皇漢武
之傷

魏徵處士
管寧不至

平原不忍
殺鹿子

披以遺陛下愚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益補闕。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亮使吳求救於孫權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雍閩等以四郡叛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而多瘴春夏經之多死不毛謂不生草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諒。以諮詎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避。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備者。至其小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之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軍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不可指者。非威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魏延謀伐
魏延 魏太和二七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諸葛亮發教羣下

與四子終始好合
揚黜諫孔
明自校簿書

鄭芝說吳王

揭其紀元而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
書崩綱目於玄德非私也惟其正而已矣
諸葛亮至永安見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

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詔教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

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

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長貳官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

去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微踰草履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處茲不惑

又董幼宰董和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胡濟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

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

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見上十六卷陳平不知錢穀見十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卷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益州

永昌牂荆越蜀叛益州初益州今雲南雲南府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柯歌今四川

越嶲雖上聲四今四川行都今四川成都也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太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安食足而後用之秋八月

遣尚書鄧芝使吳帝遣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

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

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見上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

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皇太后張氏飛之女也

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皇太后張氏飛之女也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

得所親賢臣遠去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與隆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長史張參軍張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建安十三年當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亮使吳求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盧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雍闓等以四郡叛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瀘

木也生草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兩漢所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諫以諮諫善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備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

軍之靡不盡道握國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

威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綱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亮右將軍行丞相事書伐魏尊漢也街亭

績矣復書敗亮不為賢者諱何亮自敗也書曰詔取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

魏延謀伐

諸葛亮伐

孔明有文

當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北故名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楨聞延奄忽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

孔明不用
魏延計

馬護街亭
之敗

姜維膽智

孔明節制
之師

曹休石亭
之敗

後出師表

二十許日而公從斜在漢中谷今鳳縣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今西安府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

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今陝西今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率大軍攻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

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魏主矚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

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速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在鞏昌府在鞏昌府

及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故城在鞏昌府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

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

遺孤恩若平生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亮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

圖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即鞏昌府參軍姜維詣亮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致堂胡氏曰兵行說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是榆獻而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啖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誼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能解也

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吳使都陽今江西太守周魴房詐以郡降於魏

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在安慶府以應之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朱桓全琮為左右

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戰於石亭在安慶府遜令桓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在安慶府

相城縣北斬獲萬餘資仗略盡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右將軍亮聞曹休敗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

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現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